

“心连心”纪念林遐想

散文

有些感动，总是在记忆的园囿拔节，其葱郁的光华日甚一日；或者就像潮水，执拗着哗哗撞击脑际。

时光焚膏继晷，今年九月，我蓦地想起十七年前那场“心连心”演出来。

2004年初秋，“心连心”慰问演出来我们赤峰，除有小分队去克旗和敖汉外，主会场就在喀喇沁旗锦山镇市民文化广场。

彼时，做为赤峰日报社记者，我还有着短裘长剑、烈马狂歌的职业色彩，被安排完成全称跟随报道任务。期间，除常规的采访外，还对本次“心连心”导演及央视文艺部主任、著名导演金越，歌唱家杨洪基和“草原英雄小姐妹”龙梅、玉荣进行专门采访报道。我已经过了追星的年龄，尽管当时明星荟萃，名媛簇拥，而且我们内蒙古的明星大咖几乎悉数到场，什么德德玛、拉苏荣、斯琴高娃、腾格尔、白岩松、斯琴格日乐，等等，但除与被采访的对象合影之外，仅仅随遇而安地站在导演旁，与张也、孙悦、某灿一同合影存照而已。

演出的盛况已被逝去的时光掩去，但“心连心”纪念林仿佛一帧定格的照片，任由时光的水流擦拭，从而历久弥新，葳蕤苍翠。

冠名《吉祥草原》的慰问演出在九月十三日下午，其空前的沸腾与喧闹被小镇人在很时间里沙哑地说。他就低头瞅了眼另一只手里的、年龄同样也不是太小了的鸚鵡。

演出翌日一早，几辆大巴迤邐而

行，去了锦山镇南山山巅。那里，林业部门提前规划好了“心连心”纪念林址地。

锦山原本叫公爷府，因为背靠巍峨、秀美的花山，面临汨汨东去的锡伯河，在河南岸几箭之地，就横亘着绵绵的南山。绿水青山，钟灵毓秀，无疑是一处风水宝地。当年，为迎娶和硕端静公主，喀喇沁王爷就在此建造了华美的公爷府第。锦绣山水，加之自己的五公主下嫁于此，曾引得康熙皇帝几次来这里驻蹕。康熙爷是位马上皇帝，喜爱探幽揽胜，对花山、南山流连忘返，还写下了这样豪放的诗句：“古木苍山路不穷，霜林飒沓响秋风。临流驻蹕归营晚，坐看旌旗落日红。”

可见，锦山还是名副其实的。因为花山、南山一直是“野芳发而幽香，佳木秀而繁阴”之地。

以前，我曾两次到过南山。此地没有北面花山的陡峭，它像一位长者，宽厚，仁慈，高山厚土，有着一道道的梯田。它是时代的产物，长过树，种过庄稼，栽过红果，后来终于回归，被划为了林地。南山下的锦山中学，曾是，我的母校。读书时，我上过南山，穿过阡陌一垄一垄的庄稼，到达山顶。那时的南山，仿佛只有山下的庄稼，空旷的风，干净的天宇和浩渺的流云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因工作调动，我进了锦山县城，在南山下租了一处民居，住了一年光景。子女上学的困顿，住房的窘迫，经济的拮据，工作的压力，让人疲于奔命，几乎与南山失之交臂。

后来，欲乔迁新居，对南山滋生不舍之意，方才再次沿山坡小路徜徉而上。故地重游，除了山下田垄那些浪涛一样蓬勃葱郁的红果，山巅一株蓊郁的老榆格外引人注目。时令进入暮冬，万木萧索，老榆宛如岩石，或者确切地说，宛如独钓寒江雪的渔翁，抑或孤独的牧羊人。但是，那笔直的树干，苍郁的枝杈，孤寂而飒飒的啸响，即刻令人肃然垂手。那时，满山林木稀少，尤其老榆周围，几近不毛，这棵突兀的树便有了孤帆领航的况味。记得，我读高中时还是不更事的懵懂少年，在校园眺望，山上的榆树似乎千瘦、孱弱，仿佛树毛子，弱不禁风，当时去南山，根本就没有去理睬它。

如今，我方觉得，南山是老榆的家，老榆是南山的主人，它是南山的坐标。

纪念林就在老榆东北方向挨着老榆呈扇形铺展开来，俨然端坐在老榆的怀中，深情地接受着老榆的注视和护佑。

老实说，栽植一片林木，把南山绿化美化起来，是小镇人的夙愿。那天，松树苗和水预备好了，但那些树坑却是明星们亲手所挖。当然，市里、旗里一些当政的官员也混迹期间，为他们治下的土地洒下绿色的汗水与希望。明星们不是作秀，他们挖土，栽苗，浇水，倾注热情，全力以赴。尤其艺术家诸如德德玛、杨洪基，或扶苗或挖土，不遗余力。而歌手孙悦尽管纤细，竟巾幗不让须眉，累得气喘吁吁……



云杉摄影 赵国君

小小说

门卡

■田夫

天还不太亮，老人就用一只手轻轻按了门卡。门无声地刚开启一道缝，他的脸颊就像被人吹了一口，这股风似乎在门外等他很久了。“关门、关门！”一只鸟笼子在很长时间津津乐道。他就低头瞅了眼另一只手里的、年龄同样也不是太小了的鸚鵡。

当他一瘸一拐地离开这所院子，他习惯性地回头瞅了眼。这是座城中的独院，三层的房舍被浓密的树木包裹着。像一个藏着永不为人知的秘密纸匣。

老人转过身放开了步子，虽然清晨落满灰尘的街道使他的脚印一轻一重。他的跛腿已经二十多年，连自己都觉得背脊冒汗了也就到了。那儿是另一番景象，鸟儿们见面可比人见面热情多了。

可就在公园门口，他被一个穿着白衬衫的胖男人挡住了。“大爷，好早啊。”老人一愣。

四十多岁男人像变魔术似的从身后转过个鸟笼。

老人一看眼睛亮了：哦嚯。笼子里的八哥真健壮、真漂亮！八哥也会巴结人，恰到好处地叫了一声。

老人就喜欢得不得了：“往天咋没看见您呢。”往公园里一指，“快，让他们都稀罕稀罕。”

胖子却挡住了老人：“大爷，您喜欢这只八哥吗？”

“何止是喜欢。”“那就送给您了。”老人说：“年轻人，不带这样的，一早晨耍戏我老头子。”“大爷，是真的。”“哈哈，咱俩连认识都不认识。”“大爷，不瞒你说，我认识您儿子。”

“噢，原来在这儿。”老人心说。“那好，你认识我儿子，就送我儿子那去吧。”

老人提起自己的鸟笼子径直走进了公园。第二天，儿子下班，从车上拎下那个鸟笼子。

“爸，您想多了，他真是我的朋友。”

老人说：“我看他像个老板。”儿子笑着：“看您，谈虎色变。官员就不能交老板朋友了吗？老板不是天生的坏人，我们国家大部分税收是老板贡献的。”

老人的眼睛早盯着面前的八哥

了：“其实这八哥一眼就勾去了我的魂，我只是怕给您添乱。”

儿子说：“爸，没有的，您一直这么严于律己。”

“这我可得给他们好好显摆显摆。”老人说完，按了下手中的门卡打开门，兴冲冲提着八哥出门去了。

院里的儿子看着那扇门，把一瘸一拐的爹挡在门外。

此后这扇门打开时，就经常有那个胖子进来。那都是儿子在的时候。

一晃秋天了。树上浓密的叶子开始发黄，掉落，老人就多了一项活计，扫落叶。然后装进袋子，用手推车送去附近的垃圾箱。树光秃秃了，树上的鸟少了，麻雀却多了起来。麻雀就像农村饶舌的妇女，那嘴一刻也不闲着。

麻雀叫笼子里的八哥刺痒啊。屋里都感到烦了，老人就将八哥笼子拎到院里来。再说，这一家人就老人醒得早，其他人还在梦中呢。不能被八哥吵醒了，八哥来到院里，兴趣高昂，与树上的麻雀比嗓音。

这时老人的儿子起来了。“爸您小心着凉。”儿子将一件衣服披在老人肩上。

老人并没反应，仍在出神地看着鸟儿们鸣唱。

儿子心里掠过一丝悲凉：爸有了童心，说明真老了。

“爸，那就是几只麻雀。”

“没错，爸认得。”

老人说完，突然大声地“嚷”了一声，树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走了。走了还不甘心，在小院上空打了几个旋才没影。

麻雀没了笼子里的八哥急坏了——

老人自己叨咕：“你再着急我也不能放你出去。”

老人说：“谁让你进了笼子呢，当初在大自然多好。唉，一旦进了笼子，真的连麻雀都不如喽。”

老人的眼睛竟有点湿。

老人并不看儿子。说完，拎起八哥笼子，一瘸一拐走了。门又轻轻关上了。

儿子即刻又把门打开了。静静看着佝偻着身子的爹在视线中消失——儿子泪流满面：我知道爹的良苦用心了。娘死的早，是爹含辛茹苦把我养大，他的腿就是我读中学那年，他去一桥梁工地打工，从架子上摔下来——我，一旦出了事，谁来管爹啊！

儿子把送鸟人约来了，将一张卡还给他：“这是一张门卡。”

送鸟人吃惊地：“黄处，您弄错了，这不是门卡，是银行——”

话被儿子打断：“不，这就是门卡，它打开的是监狱的门。”

■刘洸

如今，经过岁月的洗礼，那些树，已经长成一片森林，遮天蔽日，郁郁葱葱。好在，当地林业部门不乏有心之人，为每一株栽下的松树挂上了一个精美的木制标牌，标注着每一位明星的名字。那些名字，什么张也、谭晶，刘媛媛，鞠萍，张燕，等等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如同一块块金币，在松树的腰间，叮咚作响，熠熠生辉。

是啊，毕竟他们栽下了树，也是留下一行造福大地造福人类的脚印，值得褒扬。

纪念林，让幽静的南山有了自己的内涵与韵味，给小镇和“悠悠见南山”的诗句赋予了别样的色彩与光辉。

这样，“心连心”纪念林犹如引子，十几年来，南山相继成为喀喇沁旗“全国保护母亲河行动青年林”和“京津冀蒙晋青少年生态基地建设行动的生态绿化基地”。每年植树节前后，青少年学生、干部群众，纷纷来此，植树种草，挥汗如雨，把自己一腔绿色的情愫埋进这片神奇的土地。于是，坐拥着如茵的绿草如海的绿树，老榆如同统领万千队伍的元帅，在骄傲检阅着浩荡的士兵。这里无疑是赤峰难得的文化景观和旅游打卡地，迎着金色的秋风，不由产生“南山与秋色，气势两相高”的豪情。

相隔十七年再次造访南山，我感慨颇多。成长和厚重的过程，是独自留白间悟出滋味的。留白，是给你的那段时间，让你在苍绿的空间里，听着时间之绿水，从空旷的屋檐下，滴答、滴答，落下来——你尽有苍绿，却绿得这样盎然。

时间又过去了几个月，腊月在即。作家刘亮程说：“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，我们不能全部看见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，孤独地过冬。”我知道，腊月一过就会与春相遇。是的，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，莫过于相遇！相遇不同的人，相遇不同的风景，相遇不同的事情。每一场相遇，都有意义。

散文

我的麻辣伽友

■鲍敏杰

杨姐是我的同事，可她调到单位的时间不长，一次交往不多。真正的交往是2018年年末，因为练瑜伽，让我和杨姐联系多了起来。她在一楼办公，我在四楼，下班后经常相约去上瑜伽加课，我们就渐渐熟络亲密起来。

初识杨姐，只是见面打个招呼并无多余的话儿。她给我的初印象是不容易接近。后来，她听说我上瑜伽课，就找我了解情况。正好瑜伽馆年末办卡搞活动。我就带她去体验，体验后她就办了月卡。后来，我们就经常下班一块去上瑜伽课。瑜伽馆离单位较远，有了伴儿，就感觉路没有那么长了。别看她比我大七岁，但她上课认真、瑜伽动作较真、耐力和韧劲儿都比我强得多。她常自嘲自己短粗胖，事实上她身材匀称灵活，皮肤白晰，穿衣得体时尚大方，尤其是她灵巧的手，编织出冬天戴的娃娃帽，好看可爱，而且她说话幽默风趣，常常给大家带来欢声笑语。随着交往，我们能敞开心扉说心事，家长里短、生活琐事、婚姻家庭、穿戴搭配、逛街购物等都成了我们业余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们分享着彼此的心情和心事，成为彼此最好的听众。

瑜伽馆附近有一家麻辣烫，一天下晚课，快八点了。杨姐推着自行车和我走到门口，她动作娴熟地把车子停下，我正奇怪她停车干嘛，她干脆而又不容拒绝地说：“进去吃点”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她已经把我拉进店里。进店，她轻车熟路地给我拿盆、拿夹子，给我传授经验，我跟着她学选菜、选漏品，弄了好多。她抢先把账结了。别说，那个麻辣烫确实开胃，让人食欲大增。浓浓的芝麻酱、麻油、辣椒油和在一起，再加点香醋，酒点细碎的小葱花和香菜，一碗香浓的调料就拌好了，看着赏心悦目，闻着香气扑鼻、吃后唇齿留香。那个汤分原味、微辣和麻辣三个口味。我不敢吃辣，点的原味儿。原味儿也是很神奇的，喝了它暖胃上瘾。我们曾私下戏说是不是里面放了麻黄或罂粟呢。自从第一次被杨姐带进了杨国福麻辣烫，无意中我就成了麻辣烫的宣传者，带朋友带同事带孩子，一次又一次光顾小店。麻辣烫开启了我业余的麻辣时光。我和杨姐隔一段时间，下瑜伽课后就去吃一顿，我们还找借口说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。吃饱喝足了，我们心满意足相约散步回家。偶尔还要多走几圈，耗耗食再回去。我是真没想到，杨姐比我超前，比我时尚。我们一起相约上

散文

来一瓶“云杉白”

■李学萍

叔叔，伯伯们听了兴高采烈，于是蘸着酒继续喂我，而我呢每尝到一口，就伸两个手指头喊一声“八”，等到她奶奶发现的时候，我已经醉成了小酒仙。叔叔、伯伯们被奶奶骂了一顿，从此后我便禁了酒，滴酒不沾。

虽然不喝酒了，但买酒的活会落到我的头上。

“去代销点买瓶白酒回来。”

“哎。”

大人从兜里摸出两块钱交给孩子，不用再叮嘱，孩子就会拎回一瓶云杉白，因为在那个时候，白酒就等于云杉白。在小饭馆里，如果有客人要一瓶云杉白，声音里都带着十二分的得意，那时候主人劝酒最有力的一句话是，这是把什营子酒厂的纯粮食酒，喝多少，明天也不会头疼。

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，琳琅满目的酒水摆上货架，大饭店里各类高档的名酒应有尽有，但那瓶云杉白却渐渐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之外。酒桌很大，菜品齐全，宾主把酒言欢，却不知为何，总少了点当年泥土房，烧火炕，炕桌上划拳猜酒的热烈和浓厚的酒香味，我想应该是，因为少了那瓶云杉白，让我再次勾起这瓶云杉白的记忆，竟然是几十年之后。

有一天周末，老公突然兴奋的说，龙泉酒厂开了一个三十多年的酒

窖，售出部分原浆酒，让我开车帮他去抢酒。

龙泉酒厂？那就是曾经人们中口的把什营子酒厂吗？那一刻，泥土房，烧火炕，“来一瓶云杉白”，还有叔叔们咧着嘴开启酒瓶盖的模样就浮现在了眼前。

这里提一下，老公用的“抢”字非常符合题意，因为等我们到时，酒厂的院里院外已经停满了车。我不知道酒窖里装的酒是不是与当年“云杉”牌白酒的酒瓶里装的一样，反正爱酒的人把后备箱塞满了酒，当然也包括我们。

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走进酒厂，空气弥漫着一种略带酸味的酒气，我以为这就是酒香，然后我就被群嘲了，他们告诉我，这只是酒糟味。

酒糟就是酿过酒之后的粮食残渣，可以用来喂牛、喂猪。可是若残渣都这么香，那酒该有多香呢？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走进了厂房，看到清冽透明的液体巨大的罐体里流出来，就像从高山巨崖的缝隙间，沿着翠竹的竹筒淌出的清泉水，醇厚悠长的酒香味钻进人鼻孔，让人有一种想尝一尝的冲动。

我念念不忘的自然还是三十多年前的那瓶云杉白，就追着酿酒师傅屁股后面问，于是老师傅告诉我，刚刚出来的酒不是当年的云杉白，也不

课，课堂上彼此鼓励，差不多三年的瑜伽麻辣烫，店老板和服务员都认识我们了。她们一定很好奇吧，按说吃麻辣烫差不多是年轻人的专利，而我们却融入了年轻人的队伍，而且乐在其中。我们对桌而坐，边吃边聊，那真是一段幸福快乐的时光。

杨姐原来从事计生工作，后来调到我们单位，虽然时间不长，但她爱岗敬业，责任心强，很快就融入到同事和工作中。她善良、开朗、随和，无论是年长还是年轻的同事，她都能融入其中，并成为好朋友。她特别爱干净，无论是自己还是办公室都收拾的干干净净，衣服穿搭得体大方、时尚知性。上瑜伽课时，杨姐去早了，会给我铺好垫子，见面我们依旧是说不完的话儿。有时候上着课，我们竟忘情地说着悄悄话，声音也由小到大，直到老师提醒才回过神来儿。老师说：“你们俩天天见面，怎么还说不够？”我想这就是志趣相同、情投意合吧！

今年四月份，我们换了瑜伽馆，瑜伽馆离家近了，但离麻辣烫远了。她退休了，我们也不能经常相约相伴去上课了。但我们会通过微信互通情况，“馆见”，简单却温暖。偶尔我们会结伴特意去麻辣烫感受那美好而难忘的麻辣时光。忘记了是哪一天，杨姐兴奋地告诉我，她家附近新开了一家捞一筐麻辣烫，也是全国连锁店。她品尝后说还不错，下课她就带我过去捞一筐。依然是给我拿筐、拿夹子，教我选菜选漏品。轻车熟路地告诉我她已经来了好几回了，甚至还带八十多岁的老妈品尝过。下课饿了，偶尔自己也会临时加个餐。我们选了小米金汤口味，依旧是杨姐抢先结账，店家给发了叫号牌。然后杨姐带我去调小料。这家小料品种比先前的麻辣烫多了花生碎、蒜汁、韭花、酱豆腐等。我们调好料，坐在高旋的转椅上聊天等餐儿。叫号牌响起，我们自己去取餐。取完餐，我们拉开架势，开始了愉快的麻辣时光。“确实比原来的麻辣烫还好吃。”我们边吃边谈感受。有杨姐带路，我又开启了捞一筐麻辣烫之旅。共同的爱好让我们成了麻辣友、瑜伽友。

自从和杨姐成为麻辣伽友，我们互相学习、互相交流，还经常分享杨姐天然绿色的菜果瓜、肉嘟嘟的蘑菇以及网购的好吃的等，我感觉生活更充实更丰富了。尤其是有姐姐的关爱，非常温暖幸福。我相信缘份，并感恩这份缘份。它让我的麻辣伽生活富足美好！

是我们买的窖藏酒，而且是现在云杉牌系列青棵酒，是可以与当年的云杉白有的一拼的酒，讲到兴起处，他又给我讲起这酒和酒厂的故事。

此地有龙泉，水质极优，适合酿酒，在清朝末年就有了酿酒产业，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克旗政府整合龙泉水系周边的醉酒资源，经过多方勘察，酒厂的第一代领导人，将厂址选在此处，组建了当时的国营龙泉酒厂，而我们平常所说的把什营子酒厂，其实只是因为它所在把什营子村而已。

老师傅先请我们去听了酒厂的龙泉井，不足尺宽的井口，附耳听去传来阵阵水声，一条河水从大地深处流过，给我们送来最好的酿酒用水脉。有了这好水，还要有好粮，满山遍野的青稞、高粱，颗颗成熟，粒粒饱满，再配上优质的酒曲，便成酿酒的最好原料。有了好水和好粮，还要有最好的工艺，他们采用的是最传统的贮藏技艺，柳编酒海、木酒海贮藏，并且这里青棵酒窖窖龄均达到四十年以上。从出酒到发酵，经过一道道严格的工序，最后生产出一系列云杉牌青棵酒，其中金青棵还获得了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赛银奖。最后老师傅郑重的向我们说明，我们现在已经成了立公司，全称是“克什克腾旗龍泉青棵酒业有限公司”。

老师傅讲的时候，眼睛里闪着光，那是对酿酒与酒的热爱。一道龙泉水，千亩青棵黄，四十年窖藏久，再加上酿酒人的十二分真心，最后成一壶老酒，收进人们的记忆。

阳春三月雪，一滴老酒香。虽然那句“来一瓶云杉白”已经久远，但我们可以再喊一嗓子“来一瓶金青棵”三十年后，便又是一段美好的回忆。